

美国西北华文笔会文集之五

少年

山阴路
—
刘菲自选集

游戏是小人的实践人生
没想到长大后我们的人生真要为这个家忙碌终生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少年山阴路 —— 刘菲自选集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4 by Fei Li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386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4930880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4930880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615-9

作者简介



刘菲，上海出生，高中毕业后务农务工十年。1978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任教。1989赴美留学，获教育硕士，在弗吉尼亚州和伊利诺州任职。现退休定居华盛顿州。曾在华师大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在《上海文学》发表随笔若干，作品被收入多本文集。

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会员、编辑，美国中文作家协会会员。

目录

自序 / 001

故里情怀 / 003

爸爸往事 / 005

少年山阴路 / 012

母亲的钻戒 / 031

圆梦之路走十年 / 036

难忘岁月，金色年华 / 041

情思春晖 / 051

彼岸蹉跎 / 055

旅程归去来 / 057

辛西娅·卡特 / 069

艾莉森街 757 号 / 086

民主的困惑 / 094
漫漫西迁路 / 097
十岁生日快乐 / 110
三宝过年 / 115
华大樱花云 / 119
她向死而生 / 123
No / 130

挚友文心 / 133

夏雨难忘 / 135
环龙路的时代沧桑 / 139
我的同窗沈乔生 / 144
初遇董守良 / 152
感恩遇见师大姐妹 / 156
远方的魅力 / 162

《隐蔽的创伤》后记 / 166

自序



想出这本集子，已经准备了很久。因为友人说，人一辈子出一本书是起码的。

自1989年离开儿时长大的上海虹口山阴路以来，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山阴路的点滴熏陶。在大洋彼岸的日子渐渐过得多于山阴路了，对人生总结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如“堰塞湖”蓄势欲将喷发。

离开大学以后，也不时地写，大多存在了电脑里。计划大不过人生变化，笔耕快不过脚步游踪。

在彼岸的35年里，从美国溽暑南方到四季明丽的东部，再辗转滞留严酷大陆气候中西部26年，以为人生就在芝加哥风城我的第二故乡终了了。不料命运又把我带到二千三百英里以外，美国的西北角苍山皑皑华盛顿州。

在异域颠簸走南闯北，把广袤异乡过成了故乡，那颗生命树，也日渐成熟。心绪变成了文字，生命的馨香不知不觉从深巷中弥漫出来。

这本集子里收集了我多年的散文/随笔创作。有故乡儿时的回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生命之树的根，记录在了《故乡情怀》里；有命运转变之际的大事件和感恩，更有在异乡的人生领悟，生命的繁衍，疫情中家庭天伦之乐、和邻里的依靠信赖，这部分记录在《彼岸

蹉跎》中。第三部分《挚友文心》包含几篇评论，海内外相见恨晚的文友们，以及对他们才华的仰慕，人品之赞赏。落笔之处流露眼观世间的惆怅，迷茫，而信仰带给我喜乐与平安，才有今日幡然醒悟。

促成我下决心编辑成册，是2023年7月在温哥华举行的第二届海外华人笔会。参会之间，我觉得身后有股力又把我推回了80年代大学中文系！遇见这么多和我背景相似的海外作家，大家畅怀交流，眼见这么多文集书著，涓涓清流汇聚成浪涛，打消了我“海外华文写作少有市场”的疑虑。

搬来西雅图地区后，有幸成为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一员，并参与编辑工作。创会会长和理事们硬是“耕耘”了我这块接近坚硬的“土壤”，让手中的笔又活跃起来，思路又灵活如初。感谢文友们会长们，助我重回文学之路。

珍惜当下，感恩生命，奋力笔耕。

正如乡村歌手Alan Jackson（艾伦·杰克森）的歌《当我越来越老》所唱的：

当我越来越老
祷告越来越长
不知道为什么
有更多话要讲

当我越来越老
怀有更多感恩
为我拥有的人生
和眼前所有良辰

刘菲
2024年1月6日



爸爸往事



爸属兔。

当别人形容父亲高大威严，父爱如山，我爸轮不上。顶多是温良如兔一类。家里除了妈的嬉笑和呵责声，爸是安静温顺的。

爸喜欢孩子。我2、3岁时，爸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后抱着去街头，去上海的外滩公园，3、4月早春里冻到流着鼻涕回家，接着高烧，总被妈责怪。

50年代爸和他老中央银行的同事们，从外滩的人民银行总行被分派到上海的区级，随后十个郊县工作。原先走路上班，后来一辆叮当四处响的自行车骑着上班，再往后是挤公交到耗时一个多小时的郊县银行上班。爸说政府用他们的老知识，挺好。

儿时跟着他去过小型的农村储蓄所，一个独立简陋小房子在大片农田边上那种。夏天烈日炎炎，储蓄所门打开，门外是一片绿意盎然，对面树下农家的瓜摊摆着切开的西瓜，储蓄所门内有滴滴



的算盘声，数钱声伴着知了鸣声。我几片西瓜一支4分钱赤豆棒冰打发一天，等爸下班。以后郊县分行建立，一个多小时车程之远，我再也没去过。在家爸教我练习算盘，那棕色沉沉的木珠进十进百的聚集多少中国人的智慧。爸在上海长江岸边最北面的远郊分行营业部任副行长，每天往返上下班，前后30多年再也没变过。虽交通不便耗时长久，可他一直乐呵呵的。我怕爸还会被调到更远，他笑着，再调就掉进长江了！

6月的一天，爸结束了两个多月在长兴岛的下乡劳动，要回家了。60年代初，拨算盘、记账，在银行工作的爸，常被下放去长江口长兴岛劳动，一去就是一个月不止。小孩们在家魂不守舍地等爸进门，妈在灶披间忙活，唠叨说长兴岛的渡船总会脱班，不知爸几点会到。

门闷响了一下。是爸回来了！“爸！……”孩子们雀跃。只见一个干瘦黝黑的老农民进了后门。背楞拐鼓地大包小裹，太阳晒褪色的草帽背在脖后，泛黄的白衬衣包裹消瘦的肩膀，肥大的裤腿儿挽着，光脚塑料凉鞋。爸把一个又脏又大的铺盖卷放到饭桌上，孩子们围着爸，争相看爸能背回来什么的。爸兴奋着，顾不上喝口水，把那卷厚铺盖使劲解开，好沉好沉的铺盖，好死好死的结。我凑到饭桌前，闻到那铺盖不太好闻的味儿，像咸鱼？像腌肉？还是爸的被子整月未洗？那原先还好看的花被面，不知被什么勾出了洞，由于经久未洗，颜色变成了黑黄。我心里涌起不好受的滋味，眼眶有点湿润。年幼的我，想象不出爸是睡在什么样的铺上度过的两个多月。

妈帮助下铺盖终于打开。内里层层包裹，咸肉味越加强烈。爸用有破洞的藏青色毛衣包裹着什么，打开一看：一条腌制大青鱼！那鱼鼓着眼睛，鳞片油亮，肉厚圆滚的鱼肚鱼身，坚硬的鳍和鱼尾，整个占去三分之一的饭桌！60年代长期的食品短缺，孩子们好久没见着鱼了。爸可真了不起，爸带鱼来了！妈问：没人查你吗？没人说吗？爸



答：你看我包的？老徐头帮我腌的，谁也不知道。

爸用长满灰指甲的粗手指，又从被子里摸索着取出一包牛皮纸。折皱之间露出一撮鸡毛。果真！打开了是一只带着毛的腌鸡！妈捧在手上端详了一小会轻轻吐了一口气：呀，你真有本事，弄了只风鸡回来？爸不回答，只是笑着。爸告诉妈，养猪场的老徐头在鸡喉部下刀放血后，提起鸡腿倒挂，沥净余血，不去毛，在鸡翅膀下拉出全部内脏。均匀腌制后就是这风鸡了。你既看不到鸡头也看不见鸡脚，全塞进了翅膀下的体内了。

我上初中时弄堂对面宽大人行道上，天天占满了卖副食品的小贩。一颗鸡蛋5毛一块，一只鸡卖到80、100元。小把绿叶菜要价更高。孩子们爱吃的黑洋酥大包，从5分8分涨到1元一个。里弄里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家买饭票，去食堂买绿色包菜和豆腐渣吃。妈总是绞尽脑汁想办法给我们弄吃的来。这不？平时不管灶间事的爸，把一家过年的菜都弄来了！

按老徐头的指令，鸡在风干时，要挂在无日光直照、通风凉爽的地方。要把这风鸡存到过年，还有大半年时间。孩子们垂涎欲滴了。爸在石库门家的客堂间四处一看，那高墙四围有画境线，爬上去敲一钉子，报纸把鸡一包，就挂上南北通透的走道上了。那风鸡安稳地高高在上，一撮鸡毛漏在纸包外，孩子们每天在一楼客堂间穿梭玩耍，互不相扰。

受爸影响，我养过两只鸭子一只灰兔。我的畜养生涯在爸的指导下开始。两只头顶带着黑点的小黄鸭，一摇一摆进了我家天井。上海梅雨中，小鸭在水门汀的天井里倒也欢畅，吃剩的菜饭、切碎的茼蒿叶是鸭食。在弄堂的天井里养家禽，最后没有好结果。夏天的味儿让人们受不了。到宰杀它们的那天，是爸提着去了灶披间后门外。详情不知。我不想看了难受。妈说，弄死那灰兔时，还叫了一声。啊？兔子是在惊恐之下才叫的吧？为了弄食品，爸什么都干了。



闷热梅雨天好难熬。家里的黑猫长了虱子，把弟的腿咬了，小腿下部像穿着一双红袜子。问他：痒不痒？弟回：没事没事！每天早餐，弟总是把小猫抱在胸前，和自己分享仅有的一碗牛奶。一天早晨，那猫四寻不见。楼上楼下，床底柜上都没有。猫，不见了。等爸从郊区下班回来，和妈两人期期艾艾在饭桌上吐了实情。一大清早，爸把毫无戒备的猫悄悄装进了旧枕套，扎了袋口，带去郊区扔了！喔喔哇哇！孩子们开始大哭！爸怎能做这样的坏事呀？谁每天早上陪我喝牛奶？谁冬天暖我的脚听我讲故事啊？不行！天这么黑了也要把它找回来！爸的脸色尴尬了，妈的主意爸做了恶人。爸轻轻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我把袋口解开了放走的，说不定它会找回来？我们疑惑地破涕为笑。三天了，我天天开后门看，有没有我家的黑猫在门口蹲着。它的猫食碗天天装得满满放在门口。一周后的上午，听见三楼晒台上有猫叫！上去一看，它回来了！从红瓦房顶上跳到墙头，毛色杂乱！两眼惊恐！肚子瘪着，一看就知道饿久了，一路不知经历多少次和众野猫的厮杀！猫一路下楼，走到灶披间它的食物边，又吃又喝。这次经历后，爸再也没敢碰我们的猫。猫的回归，让爸心头负罪感减少很多。

爸爱拉胡琴。一把正宗的蛇皮二胡挂在房门后，晚饭后常拿下，掸去琴身上的浮灰玩几下。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那时辰连猫都蜷伏着挨着板凳脚不动弹。渐渐我也学会了把弄，拉着哆来咪发，但到不了爸那京剧票友的境界。爸妈在上海梅雨季过后晒霉，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

